# 剧本提要

这个冒险适合任意数量调查员参与调查，经验与能力不限。尽管游戏时间各异，调查员们仍需要2至3天的游戏内时间(session)来详细了解“黄衣邪徽”（yellow sign）。

如果将该冒险作为*旧日支配者（the great old ones）*的一个部分，调查员们在新奥尔良的联系人是埃特尼-劳伦-马里格尼——一个有着广博知识与强大力量的年轻神秘学家。他的名字曾在多个神秘学作品（mythos tales）中被提到。他将调查员们介绍给查理·尚斯特拉姆（Charley Sunstram）。他能给调查员们提供足够的线索联系到哈斯塔（Hastur）的化身。

该冒险有确定的时间限制。调查员们在狂欢节（Mardi Gras）庆典开始一两天后调查。在“黄衣之王加冕”日发生之前还有10天时间。这个教众聚会发生在狂欢节节的前一天。在节日前夜，一个化妆舞会将在兰度·弗洛（Randall Fowler）的家里举行。这一幕叫做“黄衣邪徽假面舞会”。即使调查员的进度稍微落后也无妨：没有人会对守密人做出一两天的调整产生异议。

狂欢节1920年4月18日？？？？。在上次调查之后，身心俱疲的调查员们可能会想要享受这段难得的休闲时光。到了需要采取行动的时候，查看教众的法术和技能来决定他们可能的采用的手段和进攻方式。他们中两人使用法术的熟练程度与邪神化身相当。

如果将此模组作为一个单独的冒险，乘坐火车从波士顿和三藩市前往新奥尔良需要花费两天时间，从纽约则需要花费差不多一天半的时间。旅行费用（包括三餐）分别为  $20，$27，$17。

狂欢节日期2月24日 24日晚有假面舞会。模组开始时间 2月21日上午

# 守密人信息

记者皮特·盖文卷入了某个巨大的阴谋中。在调查了一系列今年的狂欢节庆典团体（庆典团体是在节日期间负责组织游行，化妆舞会，集会和其他活动的公益团体）之后，他发现了一个惊天秘密，并因此被杀。一只拜亚基（Byakhee）将他从躲藏的房顶上抓住并从半空中扔了下来，可怜的记者因此而丧了命。

狂欢节的装饰品都是由一个特殊的团体生产的，上面印有恐怖的哈斯塔（Hastur）黄衣邪徽。这个团体被教众所蛊惑，将协助他们使邪神重返人间。

一名叫做兰杜·弗洛的人被斯科奇老爹（papa Screech）选中成为这个团体的一名会员。斯科奇是新奥尔良伏都教的一名法力强大的祭祀。他和他的追随者们均来自一个古老的哈斯塔教派。曾经在新奥尔良南部泽地中频繁进行着对哈斯塔及其他邪神的崇拜活动。1907年，约翰·雷蒙德·勒格拉斯警官粉碎了他们的组织（细节如下，亦可参考H.P. Lovecraft的小说“克苏鲁的召唤”一文）。一些教众逃过了警方的追捕，其中就包括斯科奇老爹。

教众们掌握了一种可使哈斯塔通过人类的躯体重返人间的方法。第一步就是要寻找一个合适的牺牲者。为了替先辈复仇，斯科奇选择了兰杜（斯科奇老爹是个黑人），一个由奴隶贸易起家的富商。他用自己的法力制造了幻象，使兰杜看到了阴阳相隔的妻女，进而获得了他的信任。在阅读了斯科奇赠送的稀世惊悚剧本黄衣之王之后，兰杜陷入了疯狂。他认识到自己注定要落入与剧中主角相同的命运。然而，这只是弗洛看到的用来欺骗他的幻象：当哈斯塔进入他的躯体时，他的精神与灵魂将被彻底摧毁。

为了召集足够多的信徒以进行仪式，教众需要让人们反复的看到黄衣邪徽并最终被其所控制。因此弗洛提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以他的权势和资本他不费吹灰之力加入狂欢节庆典团体。然而团体中的其他人对这个阴谋毫不知情，在弗洛的推动下，他们雇用了斯科奇的教众们从事庆典准备活动——建造花车，在宴会上提供服务以及生产带有黄色邪徽的装饰品。

明天，第一个印有邪徽的海报将出现在街头，阴谋即将展开。

# 调查员信息

调查员们将直接进入此幕。192-年冬，埃特尼-劳伦-马里格尼将一封急件交给调查员们，这封信来自新奥尔良公报的城市主编查尔斯·G·尚斯特拉姆。马里格尼曾与鲁道夫·卡特一起服役于法国外籍兵团（French Foreign Legion），他还是神秘学界的权威。不巧的是，他最近要立即前往犹卡坦（Yucatan）没有时间 进行这项调查。

尚斯特拉姆的信件中提到，他手下的一个记者在卷入神秘阴谋之后被人谋杀。一个绘有奇异符号的小纸片被死者紧紧攥在手中。随信他还附上了神秘符号的复制品。在信中他询问符号的含义，并答应如有需要会提供进一步的帮助。

马里格尼也认为这个符号属于神秘学范畴，但除此之外他的了解也不多。他向调查员们请教。成功的神秘学知识或库苏鲁检定没有任何结果。看来现在该着手调查了。

**狂欢节庆典**

波旁街上，能容纳数十人的巨大花车上刻画着美丽的装饰浮雕，巨龙、海盗船和女妖，打扮成孔雀、精灵甚至是巨魔的姑娘们向窗外的人群招手，抛洒着手串和珠链。身着缠绕白色绶带的卫兵服装的仪仗队敲打着轻快的鼓点，商店基本上都关了门。他们和居民在窗口扬起了漂亮的三角旗。

一辆花车上，众天使用手托举着一个明黄色的光环，上面绘有三段明黄色的腕足。

**地点：新奥尔良公报社**

主编查理·尚斯特拉姆很急切的向调查员们讲述他所知道的信息。他是一个瘦高，面容严肃的中年男人。在谈话时，他一根接一根的抽烟（Lucky Strikes牌）时不时地向后捋捋自己稀薄的头发。整个会面过程，报社的记者们进来打断了很多次，他总是迅速而简短的回答了他们的问题就打发他们出去。成功的心理学检定可以看出他真的很关心皮特·盖文的死。

谈话中，尚斯特拉姆从抽屉中拿出了一个很大的文件夹。里边装的是盖文系列采访的笔记。最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个整理记录。警方已经看过了盖文的笔记，搜查了他的办公桌和家，但是仍没找到任何线索可以推翻自杀的判决。在盖文笔记中提到的人不是受人尊敬的富商就是社会名流。警察显然对盖文手中的纸片不太重视，然而尚斯特拉姆却认为“不管是谁给了皮特这个纸条，他一定知道事情的真相”。

皮特·罗伯逊·盖文死前一直在写一个关于狂欢节庆典组织者的连载。这些组织者全是新奥尔良的社会名流。大约在一个星期之前盖文变得很兴奋，告诉尚斯特拉姆他发现了些奇怪的事情。他没有细说，只是说他认为其中一个庆典团体与神秘事件扯上了关系。

尚斯特拉姆警告调查员们小心盖文笔记中提到的团体。其中大部分都很富有并且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影响力。尚斯特拉姆记下了调查员们所住酒店的地址，并提供了报社的剪报室。同时告诉他们在和警方打交道时报上他的名字。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一旦调查员们触犯了法律，他也无能为力。

得到盖文的笔记 [新奥尔良地图](#_新奥尔良) 死亡地点在[图兰大学](#_人物：特纳教授)的一栋校舍旁

**物品：皮特·盖文的笔记**

盖文的笔记全部写在5\*8”的活页本上，上边记录了许多克鲁的信息比如赫尔墨斯克鲁，但是只有一个名为“受人尊敬的圣剑克鲁” (克鲁：在新奥尔良狂欢节**最后一天主持庆祝活动的民间组织)**给出了满满两本的详细介绍。

记录列出了克鲁成员的姓名、住址和工作地址。在最近添加的内容里列出了一个法国区的地址，名为“圣剑克鲁HQ”（圣剑克鲁总部）。成员中，丹尼斯·鲍查德和兰度·弗洛的记录最为详细。其中包括了他们的年龄、住址、公司地址、家庭成员、经营业务、在路易斯安那州的不动产、慈善事业、犯罪记录（两人皆无）及治安记录（弗洛没有，但是鲍查德则有多条因违规驾驶和酗酒造成的指控，不过现都已撤销）。

鲍查德继承了先辈的遗产，并全部用于新的投资。他的家族自18世纪初就已定居新奥尔良，他的住宅位于时尚的花园区。在对于鲍查德的描述中，他被塑造成了一个酗酒的花花公子形象，同时有对收集古董有着极大的兴趣。鲍查德是这个克鲁的社长。他的详细数据见附表。

兰度·弗洛的资产主要是船舶公司和铁路。弗洛的家族原名叫Lefleur。根据盖文的记载这是由他先辈臭名昭著的奴隶贸易而得名- 他的生意中甚至包括白人奴隶。在笔记中还包括了一段讣闻。弗洛的妻女死于一年半前的车祸。肇事者现在仍在逃逸。这件事后，弗洛逐渐开始对神秘学产生兴趣。他与一个神秘黑衣男子来往甚密，据说那个人能让他与死去的妻女取得联系。在这段记载中提到了斯科奇老爹，盖文猜测斯科奇与他的追随者已经从弗洛那里骗取了数千美元。

令人费解的是，盖文死前不久的记录显示他本打算去采访一下这个克鲁的仓库。

获得地点[克鲁办公室](#_地点：克鲁办公室)，地点信息[克鲁的仓库](#_地点：克鲁仓库)。[盖文的房间](#_地点：皮特_盖文的房间)

## 人物：新奥尔良警察

住宅区的警署负责盖文死因的调查工作。该警署位于图兰大学的校区附近。有快速交谈或者法律知识的调查员可以在‘杰瑞的餐馆’获取信息。有一个警察在那附近巡视。职业为警察和记者的调查员们可以对该区的人们询问和采访。

尽管盖文的死因被警方确定为自杀，两个便衣仍在调查“最受人尊敬的圣剑克鲁”- 它实际上是一个捕鱼探险队。由于没有进一步的证据，针对此案的调查会在短期内结束。使警察对死因仍有疑虑的原因是根据验尸官的报告，盖文很可能是从更高的楼层跌落致死。但是现场的证据显示尸体并没有被移动过的迹象。没有理论能够解释这种矛盾的结论产生的原因。

调查员们同时也能了解到图兰大学奥格斯特·特纳教授的证词。在发现盖文尸体时他也在现场。他说如果是从那座楼的高度摔下来死者不会受到如此大的伤害。

问道最近在新奥尔良发生的奇怪事件，人们会笑道：“伙计们，现在是狂欢节，什么奇怪的事情都会发生！”坚持问下去，则会问出勒格拉斯警官在1907年的清剿活动，具体内容可在“战栗的历史”一节中找到。

## 人物：特纳教授

这个老教授住在图兰大学的物理楼。当调查员到达时，他正在批改试卷。他很乐于和调查员们聊天，并恰好能提供一些相关知识。因为在一战期间，特纳教授曾经花费了两年时间来进行降落伞的设计和测试。特纳带着调查员们到了附近的花园，那里的地面刚被重新翻整过。

“当警方到达现场的时候，地面也是刚被翻整过，而且重新播了种。在尸体被挪开后，我协助验尸官进行了必要的数据采集，先生们，地面上的印最深的地方居然达到了6英寸（15CM）。这可不像从那样一个”他指着临近的建筑，“四层建筑物物上摔下来的结果。”

特纳教授又补充道，实际的抛物线有点不可思议，尸体的落地点距离那座楼将近30尺（9M）。“先生们，如果盖文先生不是一个跳远选手的话，他肯定是不小心从自己的飞机上掉下来了。”

如果调查员们不打算打扰教授而是选择自己去现场调查，校园里任何一个人都可以给他们指路。地面依然是新近翻整过，尸体的痕迹已经被清理干净。那座建筑依旧是四层楼。

## 地点：皮特·盖文的房间

盖文的租金付到了这个月底。他在查尔斯湖（Lake Charles）的亲属还没有来认领他的遗物（当然，即使他们来了也什么都不知道）。

在通过一个成功的信用度检定之后，女房东施瑞文夫人会让他们进去查看（她会对进行快速交谈的人产生疑心）。当然如果调查员们声明自己是查理·尚斯特拉姆引荐而来的，女房东就不会为难他们，因为她曾经遇到过他。她会陪同调查员们检查整个房间，以确保物品的安全。她告诉他们皮特是怎样一个好孩子-尽管他是个记者。她觉得皮特一定是意外坠楼，他是个坚强的年轻人，不会随意轻生。

经过一个彻底的搜查没有发现任何不同寻常的物品。

## 地点：图书馆调查

新奥尔良公共图书馆有着相当可观的藏书量，尽管图兰大学的要更好。新建的罗尤拉（Loyola）大学也有足够的藏书。在这些图书馆都能查阅到1907年勒格拉斯的邪教清剿行动。细节见“[信息：战栗的历史](#_信息：战栗的历史)”一节。

如果调查员们寻找黄色邪徽的起源或者用途（可能通过询问大学里的人类学家等途径）只会发现这个符号无据可考。由于“黄衣之王”剧本稀有且内容阴晦，这些地方都没有收录。

# 地点：克鲁办公室

盖文列出了参加“最受人景仰的圣剑克鲁”的商人名单，上面提供了他们经营的生意和地址——上流社会的公司无一例外的集中在康奈尔大街。想见到他们非常困难。通过一个成功的信用度检定或者一封查理·尚斯特拉姆的推荐信每天大概可以访问一个人。其实一个采访就能总结出所有人要说的话。

他们都不了解黄色邪徽装饰品的真正用途，或者幕后策划这一切的教会——这是完全是生产者自己的主意。他们只负责投资、获得声誉、监督工厂工作而已。工厂的地址也记录在笔记本里。

丹尼斯·鲍查德是这个克鲁的社长，他雇佣了这些恶棍般的工人。在弗洛的推荐下，不止一个克鲁因为这些被丹尼斯雇用的目不识丁的泽地人而被“请”出了这次活动。弗洛深受其中一个人的影响，最近丹尼斯常看他们在一起。这个人才是这些工人的源头。

他们都提到了弗洛失去妻女这件事对他的生活造成了很深的影响——他长期服丧，最近又喜欢上了通灵术。

如果其中任一个调查员的信用度高于35%，克鲁成员就会邀请他们参加狂欢节当日在弗洛家举行的假面舞会。请帖上提醒调查员们要衣着得体：今年的主题是“爱丽斯漫游仙境”。

兰度弗洛一直没有空和接受调查员的采访，他不是回家了，就是去检查工厂工作了，要么就是他和克鲁成员在一起，等等。实际上，弗洛大部分的时间都呆在家里或者在克鲁的仓库。

丹尼斯·鲍查德没有办公室，盖文的笔记本上记录了他的家庭住址。

## 人物：丹尼斯·鲍查德

他豪华的宅邸位于新奥尔良的花园区。这块地皮覆盖了差不多整整一个街区的面积。除了一个上锁（STR 45）的大门外，这个豪华别墅区被8英尺高的石质院墙包围着，墙上爬满了厚厚实实的一层常春藤。在墙内，一个棚屋下停着一辆老式四轮马拉轿子，两辆光洁如新的敞篷车，一个工具房和一座公务楼，一个举行宴会用的大型镂空结构的凉亭，还有鲍查德的住所，一个高大的三层维多利亚混合希腊与歌特风格建筑。在房子的前门上贴着一个醒目的黄色邪徽。

鲍查德和管家德卡普夫人以及6个忠心的仆人一起住，德卡普夫人95%以上的时间都呆在这个宅子里。鲍查德本人35%的可能在家，不然就是参加狂欢节的聚会，或者与其他会员一起工作，再有就是参加商务会议。他对调查员提问的反应详见最后的数据。德卡普夫人是个干巴巴的老太婆，时不时地就会冒出一两句对法国人和西班牙人的咒骂，漏出轻蔑的表情，或者用严厉的口吻对着那些畏畏缩缩的仆人发号施令。她不会提供任何关于鲍查德的信息，声称他们必须亲自和先生商议，并且严令禁止仆人们和他们聊天。

一个成功的快速交谈检定后，一个叫茹比·德尔顿的女佣会开口和调查员讲话。但是如果德卡普夫人听到，会当即开除她，并厉声喝斥她：“滚回你的房间去收拾东西，你这个不知廉耻的小贱人。”这个可怜的女孩一无所知，如果调查员给她钱或者尝试帮助她，她会无意中提到德里诺（Del Rio）书店。

这栋别墅没什么值得注意的地方。它的各个房间都配有奢华的家具，塞满了古董和传家宝（肖像画、珠宝、武器之类），价格不菲。有的房间里堆满了古董，但看起来鲍查德打从买来之后就再没瞄过一眼。

丹尼斯·鲍查德：一个身材矮小的男人，一头油亮的头发向后梳着，留着铅笔一样细的唇须，看上去很友善，尤其是对漂亮女士。他比弗洛穿着时髦，经常身着讲究的礼服。鲍查德是个在当地出了名的酒鬼和赌徒。他开着跑车与追捕他的警察竞速的事情更是人尽皆知。

鲍查德声称他只与盖文见过一次面，在他死前几天。盖文似乎对那些为克鲁工作的人很感兴趣，他说：那些人大字不识一个，但是很能干。弗洛，通过斯科奇老爹，才是真正的雇佣这些工人的人。一个成功的心理学检定（DC30）可以看出他似乎在隐瞒什么，但是如果被问起，他什么都不会说。

问及弗洛，鲍查德提到了妻女意外死亡给他造成的毁灭性打击。[斯科奇](#_人物：斯科奇老爹)的介入给了他不小的帮助，因为他居然参加了今年的庆典。

至于斯科奇老爹，鲍查德说他是个真正的伏都教徒，他让弗洛和妻女取得联系了不是么？他说至今为止还没人证实了这一点，只有弗洛和斯科奇参与了那个活动。

问及黄色邪徽，鲍查德说斯科奇说那是个代表好运的标志，它能保佑女士们，警察们。鲍查德真心实意的宣布自己一点也不了解哈斯塔，克苏鲁这些东西。

## 人物：兰度·弗洛

弗洛住在湖畔路，那个住宅区条件相当好。他的家很有特点，一个结实的两层建筑坐落于花园、树木和灌木丛中。一个很长的车道从湖畔路一直通向位于房前的圆形停车场。一个很大的花园，其中伫立着一座华丽的喷泉构成了这个庄园的其他部分。但只用一眼就能看出这个地方已经很久没人打理了。

庄园中空无一人，甚至连条看门狗都没有。弗洛有50%的几率在家，40%的几率在仓库，还有10%的几率在饭店吃午餐或者晚餐。如果他在家，就会亲自应门。

在同意回答问题之后，他会带领调查员们进入书房。整个房间凌乱得像是没有人居住一样。他回答问题的答案与对他的每个纪录都一致。当任何人厌倦了这次访问，弗洛都会送他们出门。一个成功的信用度检定之后，他会邀请调查员们参加假面舞会（见“黄衣邪徽之假面舞会”一章）。

弗洛·兰度：一个高大健壮的英俊男子。他穿着老式的做工讲究的西服。在金钱与声誉之外，弗洛是一个安静，谦逊，声音柔和的人，又有那么点轻度相信灵魂一说。他痛失妻女一事更近一步削弱了他的意志，斯科奇老爹就是利用了他这一点。

弗洛并不知道将要发生在他身上的事——他相信他的教众朋友们在指引他与神沟通。他对神秘学并没有什么真的认识。他支持这些教众，目的只是希望他们能使自己的家人起死回生。

如果调查员们采访他，他会说出一定的实情，但是一个成功的心理学检定能发现他对一些诸如黄衣之王，卡尔克萨，哈斯塔或者黄衣邪徽的问题还是有所保留。首先，在被问到黄衣邪徽的问题，弗洛宣称自己根本不知道它代表着什么，尽管他已经被告知它代表着他将要变成的神。如果告诉他这是一个神秘学符号，弗洛暗暗高兴，尽管他声称他会终止对这些异教物品的生产，当然邪徽的生产不会真的停止。

他宣称[斯科奇老爹](#_人物：斯科奇老爹)是他的精神导师。指引他与他的妻女沟通。正是斯科奇老爹（这是一个专业名称，弗洛如是说）发现了他的仆人扰乱了他借以与她们（葛蕾丝和埃斯特尔）沟通的能量场。斯科奇老爹雇佣了那些生产装饰的工人，他以及那些工人所要求的只是些微不足道的报酬。

皮特·盖文过去6个星期里两次采访弗洛关于圣剑团体与狂欢节庆典的神秘关联。他也没了解到更多的信息。对于这个可怜的老兄来说太糟了：这些无神论者可不是那么意志坚定。

弗洛对于神秘学的兴趣很简单，他说，没有人愿意相信自己永远的和所爱的人阴阳相隔了。他知道斯科奇说的是实话，因为他与自己的妻子和女儿交流过很多次了。她们告诉他了很多只有他们之间知道的事。他真诚的发誓他对克苏鲁神化一点也不了解，因为他粗浅的知识也确实达不到那个深度。

如果调查员的问题让他觉得不自在，他会向斯科奇老爹抱怨。斯科奇会考虑怎么去料理这些家伙。

**地点：兰度的住宅**

早晨6点至晚上9点：如果弗洛不在家，或者调查员决定探索一下这座宅邸，鬼鬼祟祟的举动会引起邻居的怀疑并报警。警察会在1D10+10分钟内到达，讯问任何一个在场的人。如果调查员们表现得很自信，而且只是随意的到处走走，没人会在意。

如果调查员们在信用度检定或者法律检定上失败，他们会被带走做进一步调查。如果弗洛毫发误伤的出现了，他不会提出起诉，调查员们会被释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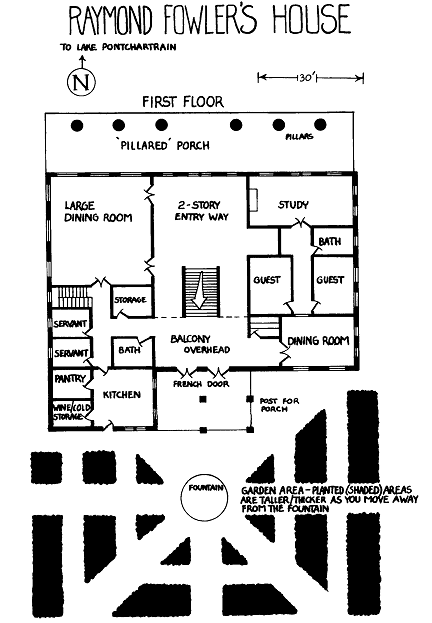
调查员们决定强行破门而入时，需要投一个幸运检定来避免被邻居或者弗洛本人听到。

如果调查员们私自闯入了住宅内部并且被发现，弗洛会起诉他们。那么这些倒霉的调查员几乎注定要在监狱内度过整个庆典除非有人保释他们出去。枪声总会引起警察的注意，他们会在1D6+3分钟内赶到。

晚上9点至早晨6点：邻居不会觉察到晚上闯入的不速之客。但枪声总会把警察召来。弗洛在晚上9-11点时有75%的几率在家或者刚回到家中，11点之后在家的可能有95%。遇到闯入者，他会报警。他那毋庸置疑的信用度会使任何闯入者的辩解显得苍白无力。任何被拿走的东西会立刻归还给弗洛先生。

尽管警察也对弗洛和他的克鲁有兴趣。但是对这个颇有影响力的人，在场的警官也不能做什么。在警察离开后，弗洛会将所有可疑物品清除出房子，从传送门（the Gate）里将所有东西转移至沼泽棚屋里。并且回到房间后将新奥尔良这边的传送门暂时移除，在晚些时候他会再次开启。

弗洛的住宅

这里没有仆人。 弗洛是这里唯一的居住者。如果弗洛在家而调查员们破门而入可能能在主卧室找到他，他当时正在阅读黄衣之王或者背诵召唤哈斯塔的法术，不然他就在女儿生前的房间。在该模组后附有他的数据。

如果他听到有人闯入，他会报警。如果任何人进入他女儿的房间，他会愤怒地与亵渎他的圣地的人搏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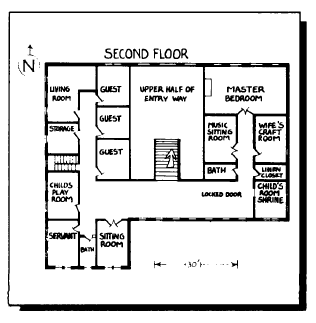
整个房子沉寂得像一座墓地。尽管每个房间都摆满了奢华的贵金属装饰的画作，家具和古董，但几乎所有房间都还保持着葛蕾丝和埃斯特尔去世时的样子。

两个重要的房间以下给出重点描述，剩下房间可以由守秘人任意发挥。

上锁的房间：尽管弗洛将这个屋子锁了起来，这个锁任何一个人经过1D6分钟的摸索之后都能打开。这是埃斯特尔生前的卧室。现在是发了狂的弗洛与阴阳相隔的妻女交流的圣地。房间的墙上和好几个桌子上都覆盖着成打的葛蕾丝和埃斯特尔的照片。他把能找到的照片都摆在了这里。除了照片，房间里还摆着一些祭品（一个布娃娃，一串普通的白色陶瓷珠子串成的项链，一些干花等等）。除此之外，到处可见的是燃烧过半了的祭祀用蜡烛。

靠近房门口的桌子上放着一张从记事本上扯下的纸片，上边用英语记录着召唤/遣散哈斯塔的法术（可以在20-int天里被掌握）。在这页纸的下方有一个日期——狂欢节当日前一天，还有一个时间——晚上11点。这是黄衣之王加冕的日期。见下面章节。

第二个值得留意的东西是一本后面装订的书。在封面上浮雕最被人熟知的形式的黄色邪徽。见到这个徽记必须做理智检定，Sanity损失为0/1D6SAN。在一个战斗回合那么长的时间里，这个邪恶的徽记似乎扭曲着盘旋着从这本黑色封面的书中扭动出来，饥渴得扑向毫无防备的读者。更多的细节可从“黄衣之王”一节了解。

一层的储藏室：这里放着很多废弃的家具。一个老式更衣用屏风斜靠在南墙上。在这个屏风后面的墙上画着一些特殊的扭曲的线条和符号。一个成功的克苏鲁神话检定或者任何知道这个法术的人可以认出这是一个[传送门](#_地点：鬼影沼泽)（Gate）。守密人可以让大家做一个侦察检定来发现这个法术。从任何一边穿越此门都回花费1点magic point和1点SAN。任何一个穿过此门的人都将出现在泽地里被荒废的一座棚屋里。另一个传送门画在另一面墙上，用于返回这里。如果调查员们决定从此门里穿过，接“恐怖沼泽”一节。

# 人物：斯科奇老爹

他对遇到的白人毕恭毕敬，佯装无知和卑微，心里却暗暗期待着哈斯塔到来那天将这些蠢蛋撕得粉碎。他说起话来轻柔，选词俗气，但是却一针见血。

他声称很乐意为弗洛服务，帮助他与已故的亲人沟通，只为了换得一口饭吃和一个住的地方。他在梦中预见到黄色邪徽，觉得这是个好运的征兆。他不觉得神秘学和这个东西有关，在他所了解的知识和他的阅历里也从没有见到过这个东西。

斯科奇还声称没听过皮特·盖文这个名字。尽管弗洛先生说过盖文暗示过他斯科奇是为了他的财产来的。斯科奇从来没有遇到过盖文。

受人尊敬的圣剑克鲁的装饰工和木工都是他找来的：弗洛先生告诉他去找一些需要工作的人，斯科奇就去照办了。He thinks they more than carn their $1.5 a day。

他承认自己了解一些克苏鲁神话。信奉那些旧神的教会原来或者现在在新奥尔良有一些追随者。他说在多年之前那个大教派分崩离析了。

斯科奇的靴子里藏着一把猎刀。如果他觉得可能会遇到麻烦，他也会带枪。他有一个用婴儿的腿骨做城的哨子。这只哨子使他召唤/控制Byakhee增加40%的成功率。

当不和弗洛呆在一起的时候，斯科奇独自一个人住在梦魇湖畔的小棚屋里。

斯科奇老爹：这个诡计多端的角色眼神中透着傲慢，一旦被他盯上，他的目光像是能把人刺穿一样。他是一个中等身材的黑人。大约四十出头。头发和胡子已经提前花白了。工人打扮。戴着古怪的饰品，像是蛇皮做的皮带，一顶蛇皮镶边的黑色大礼帽，上边装饰着黑色的羽毛，还有一条串着6个响尾蛇尾骨的皮条。有时，他会举起一个硬纸板做的徽章跟身边的人讨论着什么，纸板上边是一个手绘的黄色邪徽。

在1907年的清剿活动之后，斯科奇老爹就成了新奥尔良的教会头目。他的真名没人知道。

# 地点：克鲁仓库

盖文的一条笔记暗示他死前最后一个打算是去调查仓库。

这个仓库位于著名的法国区（French Quarter）。不管调查员们什么时候造访，街上都挤满了乐师和参加庆典的人们。大部分人都戴着面具。到处是卖食物和饮料的商人，当然可能还有人提供其他服务。

仓库的地址处是一个狭小肮脏的一层建筑。只有一个门。墙上的窗户距离地面大约7英尺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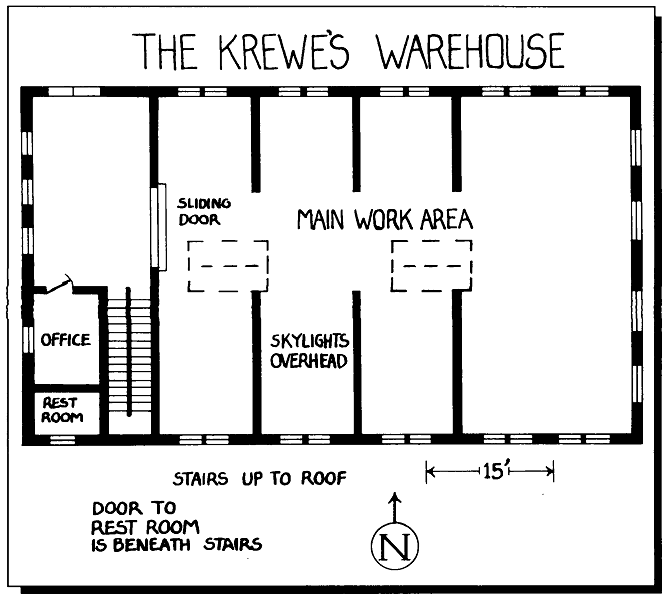
白天的时候调查员们可以直接进入仓库内部，晚上仓库的门会被锁上，并且由一个武装的看守负责巡视。

仓库内部有一个狭小的走廊，一个小办公室，一个休息室和一个狭带的金属楼梯可以通到屋顶。通过一个拉门（晚上上锁）人们可以进入仓库内部。白天这个门是打开的，20-30多个男女工人（都是新奥尔良的教众）聚集在这里，忙于生产标语，风筝，明信片，面具和其他的装饰品。大部分产品都印着黄色邪徽。兰度有20%的机率出现在这里，丹尼斯·鲍查德有25%的机率，斯科奇老爹则有60%的机率在这里。在本冒险的结尾附有这些人的数据。调查员出现在这里并不受欢迎，教众们会忽略他们的存在，并且拒绝回答问题。

仓库里充斥着印着邪徽的装饰品。如果询问道装饰品上发光涂料的质地，一个工人会解释道这是这些涂料的特性，用以与其他克鲁生产的装饰品相区别。仓库里还存放着许多涂料。一个成功的扒窃（pick pocket）检定能够取得足够的样本用于检验。这个样本是一种常见的工业涂料。呈浅黄色，而且看上去不会发光。检定结果显示这个样本没什么稀奇的。

最后一个仓库里有价值的线索在屋顶。15分钟的地毯式的搜索后，能够发现一只布满血迹的钢笔。笔尖分叉并向后弯曲。笔杆上刻着名字的首字母PRG。这支笔属于皮特·罗伯逊·盖文，查理·尚斯特拉姆可以确认。但是笔杆上的血迹却并非人类血液。（一个成功的化学检定和一个成功的克苏鲁神话检定可以判断出这些液体属于拜亚基（Byakhee）。盖文曾试图刺伤一只byakhee，但最后它还是把他从图兰大学校园的上空丢了下去）。

白天在正屋工作的教众能清楚地听到爬上金属楼梯的声音。分散他们的注意力可能能使某人成功爬上房顶去，晚上只要调查员们能成功避开看守就能顺利地进行调查。满大街都是带着面具的狂欢者和醉汉，这应该不成问题。守秘人应该要求在场的每个人投一个幸运骰。如果成功则能在没人注意到的情况下由一扇没上锁的窗户进入仓库。

调查员们可能会想要终止这些邪徽的生产，烧毁仓库可能或多或少对邪徽的供应起到一定限制，但是已经有数千计的邪徽铺天盖地的出现在新奥尔良的大街小巷。就算把它们全部销毁也无法阻止黄衣之王的到来，不过还是能对他的力量起到暂时性的削弱。如

果调查员引起了斯科奇老爹的注意，他可能会报复调查员们。斯科奇的一个教徒可能会派出一只依格之子跟踪调查员们。在发现他们进入了工厂或者兰度提到他们之后，拜亚基会攻击调查员们，接下来其中一个调查员会变成“[卡尔克萨的囚徒](#_卡尔克萨的囚徒)”。

# **地点：德里奥（Del Rio‘s）的神秘书店**

茹比·德尔顿，鲍察德的女仆，可能会提到这个地方。或者在调查员们寻找黄衣邪徽的线索时，会主动寻找神秘学书店或贩卖奇珍异物的商人。也可能他们在法国区或者Vieux Carre的破旧狭窄的街道上漫步的时候留意过这个小店。这个商店在电话黄页上也可以查到。

当调查员们到达这一地区时，这里聚集了一群人：一个吉他手，一个小提琴手和一个手风琴师弹奏着舞曲，一小群当地的民众聚集在他们周围欢快的跳着舞，全然不觉通往前方的路已经被他们给堵塞了。附近一棵长在一条小巷内的灰树的枝丫从一条小巷里延伸到了路上。奇怪的符号覆盖了整个树干。走近观察，一个成功的神秘学检定可以发现这些都是不同时期和文化中祈祷好运与祈求保护的符号。一个成功的侦查（spot hidden）检定可以发现远古徽记（the Elder Sign）也被刻在了这里。在这条狭窄的小巷的一个布满灰尘的橱窗里挂着一块招牌，上面写着“德里奥的神秘书店”。

在这个阴暗的小店里到处都是架子和桌子，上面堆积着满是灰尘的大大小小的书籍和卷轴。这些东西的内容可由守秘人任意发挥，但是要注意体现出这些物品在语言，文化，神化，时间等方面的多样性。

一个有探索精神的调查员，在进行了一个成功的人类学，克苏鲁神话，语言学或者神秘学检定后能找到一本书。（不可多次获得）在研读了1D6个月后能使他的神秘学技能提升1D6点。每一本这样有价值的书籍售价是1D3\*1D100美元，当然这是在一个成功的议价检定后。讨价还价时态度要强硬，但是也不要太“硬”。是时候给调查员们带来一点小小的成就感了。（若你在进行战役：确定每个玩家都写下了他想得到的书籍的作者和名称。你可以抄下来，时不时地在冒险中加入它们。）

就在调查员们浏览店内的物品时，一个骨瘦如柴的灰发男子进了店。嘴里哼着小调。这个男人向他们打了招呼，坐在了商店后边的一个堆满杂物的桌子后面。他就是艾伯特·德·里奥。这位老板身高不到6英尺，发迹线很靠后，长长的头发都梳向了脑后。他的口音很独特，混合了意大利，法国和美国南部的口音。他语气温和，虽然在他面前的桌子抽屉里还是放了一把上了膛的.38左轮手枪。

德里奥有一定的学识。他能后告诉调查员们外边那棵树上的保护符文的含义以及为什么要刻那些符文。这是一棵灰树。对于防护邪恶的事物很有用，尤其是蛇。他对于远古徽记（the Elder Sign）的了解仅限于那也是一个保护符文。一个成功的心理学检定可以看出德里奥对这个东西充满了恐惧。如果温和的询问，他能告诉调查员们一些关于这个徽记防护的对象——原来当地教会信奉的邪神——的一些信息。他了解“战栗的历史”一节中所有的细节。

问道黄色邪徽的问题。德里奥也认为这个徽记非同一般。收取50美金的费用，他愿意尝试帮助调查员们查找更多的信息。他会给他们所住的酒店打电话，或者在调查员们回来这个商店时告诉他们。

德里奥的书店里的一本薄薄的陈旧的黑色封面的书是整个谜团的关键。这本书的封面上雕刻着一个强力（potent vision）的黄色邪徽。这本书就是梦魇一般的戏剧剧本，黄衣之王的另一版本。调查员们发现这本书的几率是一个成功的图书馆搜索检定的一半。每个调查员一次。书价在一个成功的议价检定之后是1D3\*1D100美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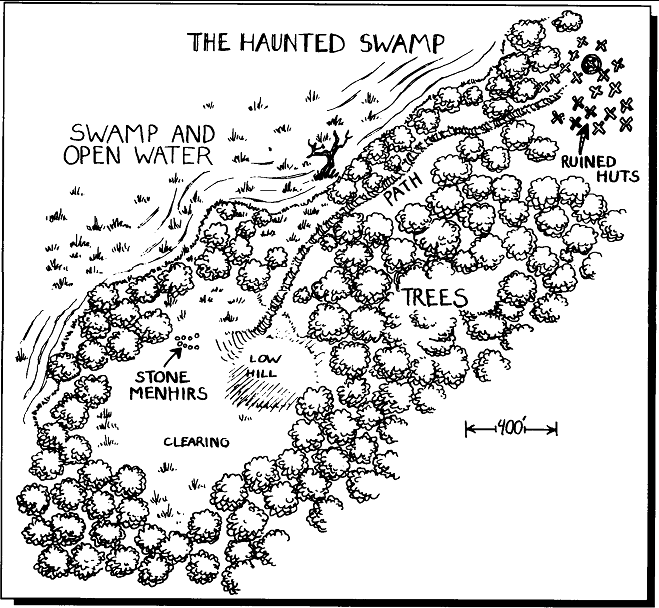
德里奥也很快就会发现那本书。他每天有30%的机会找到这本书。如果德里奥找到了书，他会阅读书中的内容并且感受到这本书的力量。然后发疯似的联系调查员。当他们来到书店，他的头发凌乱，眼神近乎疯狂。可以看出他很多天没刮脸了，看上去筋疲力尽。他告诉他们他找到的恐惧而又美丽的东西，然后把书交给他们，并且警告他们这本书强大的力量。

一个成功的心理学检定可以发现德里奥很惊慌，但是心智不至于崩溃。在经过一天的休息之后，他还是那个友好的书店老板。

# 地点：鬼影沼泽

住在附近的泽地居民可以给调查员们指路。详见“战栗的历史”一章。或者调查员也可以直接使用弗洛家储藏室屋内的传送门。

哈斯塔的教徒在此集会。勒格拉斯警官在1907年领导的清剿活动的遗址就在这附近。在这片沼泽空地的住户非常聪明的把这个地方封闭了起来。

当召唤哈斯塔的法术在这里施展的时候，不仅哈斯塔连同哈利（Hali）湖和湖岸边的卡尔克萨预言之城（foreboding city of Cacosa）的一部分都将显现出来。教众选择在此聚集的一个原因就是这里的时空之墙（the wall of space and time）较弱。哈斯塔和他的城池都不可能在这里维持太长时间。加冕一章详细的描述了这个结局。在“卡尔克萨的囚徒”一章中描述了这个异界城市。在这里教徒们会召唤哈斯塔的真身侵入兰度·弗洛的身体。慢慢的将世界掌握在黄衣之王的手里（stalk the world as the king in yellow）。

传送门有两面，均可以花费1SAN和1MP使用。它从兰度宅邸的储藏室通向废弃的棚屋群。底板上放着一块小地毯，用来蹭去鞋底带来的泥巴等可能留下的任何可疑痕迹。一个绘有黄色邪徽的颅骨挂在棚屋的门口。附近到处都是废弃几近倒塌的棚屋。一条看上去经常使用的小路蜿蜒进入沼泽深处。

这条小路沿着死寂，浑浊的湖岸向前延伸，直至一小块荒芜的开阔地。这块开阔地位于一个小土丘之上，小山丘是人工建造而成：圆木作为基座垫在最下部，土在这个基座上铺开又被夯实。在平台顶部伫立着9根巨石柱（参考巨石阵的模样）排列成V型。一个成功克苏鲁神话检定可以认出这是为召唤哈斯塔而准备的。小路旁，巨大阴沉的湖水似乎在向远处无尽的延伸着。就是在这个湖中，“巨大的，无可名状的白色水螅似的”哈斯塔本尊将响应教徒的召唤。

调查员们只要在狂欢节庆典前夜之前摧毁这些巨石就能破坏教众的首要计划。要想摧毁这些石块，需要大量的爆炸物，但是一旦这些巨石倒塌并滚落到基座以下的柔软湿滑的地面上就很难在短时间内被重新排列成召唤所需的V形阵。像是Byakhees这样的生物没有足够的力量抬起这么沉的石块。教众却能够较为容易的采取应急计划来准备替换的巨石阵。

强大的符号，像是The eye of light和Darkness能直接废除这整个地方。但是施展这些法术的时间却不够。传送门可以用一个Elder sign封印，使它暂时失去效力，尽管这意味着调查员们要长途跋涉才能回到城区。

## 泽地居民

如果运气好的话，调查员们仍能够遇到在1907年清剿期间居住此地的捕兽者和渔民（lucky roll或者idea roll）。潮湿泥泞的道路，让人浑身难受的沼泽，西班牙苔藓像织毯一样悬挂在树梢，隐约可闻的口琴或小提琴奏出的音乐混杂着歌声，间或可见一两间简陋的小屋或者建在简易的支架上或者建在小岛上，看上去摇摇欲坠，毒蛇和鳄鱼，胆怯多疑的居民，隐藏的流沙潭，和看上去无穷无尽的浑浊湖水及湖面上星罗棋布的小岛不断的进入调查员的视线，这，就是泽地。

泽地居民在面对外来者时孤傲而且沉默寡言。彬彬有礼态度谨慎的调查员很快就能与他们攀谈起来。他们中的大部分的英语都有带着法国口音，当然只会说法语的人也有。都以1D4为一组。

有5%的可能性他们遇到的是一群教众，他们会把调查员们引入毒蛇滋生的地区，然后把情况汇报给斯科奇老爹。

守秘人可以随机选出一名调查员进行一个幸运检定，非教徒将会告诉他们高得瑞尔奶奶的住所。

## 人物：高得瑞尔奶奶

她的小屋只有一个房间，位于一个独立的沼泽支流的边缘。随着年纪越来越大，她沉溺于吸烟和酗酒不可自拔（she takes repeated hits both from a jug and from a pipe）。她说在勒格拉斯的清剿行动中尽管所有的头目都被捕，但是仍有很多伏都教徒逃脱。泽地中仍然住着很多坏人。牲口和宠物有时候会不知所踪。有时候晚上在沼泽中会听到奇怪的嚎叫声。高得瑞尔奶奶告诉了调查员们通向清剿地点的道路，但是警告他们那个湖与其他地方是分隔开的（此句不用向调查员解释），不能乘船到达，因为那里有时属于干地，有时候会被泽泊倒灌。据她说湖中有个恐怖的远古怪物。通过一次成功的领航检定，调查员能够找到1907年清剿行动的遗址。如果失败，他们下一个小时将会迷路。成功的领航检定之后他们能找到回去的路。守密人可以安排一些遭遇作为检定失败的惩罚。

很遗憾，在清剿的地点并没有发现什么有用的线索。所有的痕迹像是物品的碎片，尸体等都被警察，大自然和逃跑的教众清理干净了。

但是一个成功的追踪（track）检定显示一条模糊的崭新的小路一直延伸至湖边。不到一会的功夫调查员们就到达了“鬼影沼泽”一章，见上章节。

# 信息：战栗的历史

现在的哈斯塔教会是1907年清剿活动中分崩离析的大教会演变而来。调查员会在图书馆的资料中偶然发现这一信息或者在与警察的交谈中听说，又或者由德里奥和查理·尚斯特拉姆提起。这个故事有些年头了，但也不算是什么秘密。守密人可以用任何一种可信的方式讲述它。以下是被普遍所了解的事情经过，以及从警察档案中，住在附近的泽地人和仍然在世的清剿活动中幸存的警官那里可以获得的附加消息。

在1907年的12月，新奥尔良警方接到报案说在城市南部失踪了不少妇女和儿童，受害者的亲友们被恐惧的气氛所推动，涌向警局希望警方帮助他们抵抗无名的伏都教引发的恐慌。

根据他们的指引，巡官约翰·雷蒙德·勒格拉斯带领着20人的队伍深入沼泽深处调查。他们发现近百名堕落的教徒裸露着身体围着脚手架跳舞。上面悬挂的正是已经支离破碎的失踪的受害者的尸体。尽管仍在震惊之中，勒格拉斯和他的手下冲进了狂欢的人群，终止了这个疯狂的聚会。在接下来的混乱中，5名教众被杀，两人受伤，剩下的47人被捕。这些人大多是海员，来自不同的国家，大部分是加勒比地区。被捕的邪教徒中有两人被绞死，但是剩下的人由于极度的疯狂而被送入了专门机构进行监视。

警方档案：想要得到总署的确切记录，其中一个调查员需要进行一次成功的法律检定。然后还需要一个成功的图书馆搜索检定才能从成盒的发霉档案中找到所需的纪录。

这份记录概括的介绍了背景信息，以及一份囚犯的名单和参与这次清剿行动的警官的名单。泽地人和教众的问讯笔录也在其中。教众们基本上都说他们信仰的是泽地中的可怕的远古邪神。是那些邪神的怪物仆从杀了那些泽地居民。他们声称他们的教会遍布世界各地并且有着很悠久的历史。勒格拉斯在清剿行动中发现了一尊神像。它被教众们称为“伟大的克图鲁”或者“苏鲁”，那他们崇拜的“神”中的一位。

[泽地居民](#_泽地居民)

## 1907年的清剿行动

在1907年参与行动的20人之中有6人现在退役（康仔：请注意退役与不在服役的区别）并且住在新奥尔良。8人已经去世，3人已不在服役（包括勒格拉斯本人，在这段时间他已经退休去了在R.I省的朋友家）。

仍在职的3人都说尽管他们看到了教众以及那些尸体，但是没看到别的东西。他们承认是沿着湖边到达的清剿地点，在袭击时只留意了陆地上发生的情况。一个幸运检定之后，其中一人记起一个已经退休的队友罗伯特·施旺森。他曾经说过他看到了鬼魂一样的东西。

## 罗伯特·施旺森警官

（退役）：施旺森住在密西西比河的另一边，在阿尔及尔，也是这个城市最穷困的一个区，垃圾布满了整个狭窄的街道。在调查员们的队伍经过时聚集在路边的小混混们低声的交谈着。施旺森的家简直像一个支离破碎的砖块堆砌成的怪物，整个房屋感觉就像被挫折和绝望所笼罩一般。

只有持续的敲门施旺森才会来应门。他是一个酒鬼，现在酒还没醒。施旺森已经年过60，大概有6英尺高，身材高大还有一个啤酒肚。他的脸通红布满皱纹。任何一个调查员经过一个成功的快速交谈，信誉度或者劝说检定，施旺森都会承认那天晚上他和盖尔维兹在湖面上看见了一个可怕的巨型白色怪物。从那以后每天晚上那幅图景都会出现在他的梦里。这是他能讲述的全部故事了。那个叫约瑟夫·D·加韦兹西班牙裔小伙子，我后来还见过他，，他承认他有过发狂的幻觉。他说他甚至还隐约听到了巨大的翅膀拍动时发出的声音，并且看见在很遥远的树后面有一双发亮的眼睛和一个像一座山那么大的白色的身躯。

临别时，他列出了勒格拉斯曾经告诉他的关于那次清剿行动所犯的三个错误：“第一，我们应该带更多的枪；第二，我们应该带更多的人手；第三我们不应该让任何一个狗杂种活着。”

# 07年的真相

那是在1907年11月1日，新奥尔良警察局接到了一个来自南部沼泽和泻湖区的紧急求助。在那片公地上合法居住的民众——大部分是生性善良、古朴的法国武装民船船民的后裔，每每在夜里受到某种不明对象的侵扰，而且令他们感到很恐怖。显然，那是伏都教的一支，但比他们所了解的伏都教要可怕得多；他们曾远远地听到过从那片他们从未涉足过的黑压压的林地中传来的充满恶意的手鼓声，而且从那时起，他们中的一些妇女和儿童就失踪了。来报信的人惊恐万分地说，他们再也无法忍受那些疯狂的呼喊，撕心裂肺的尖叫，令人胆寒的吟颂，和舞动的鬼火了。  
　　因此，一个由20人组成的警察分队分乘两辆马车和一辆汽车，在那个报信人的引领下，于当天下午晚些时候向沼泽地进发了。他们在车子再也无法通过的地段下了车，又在暗无天日的柏树林里默默地跋涉了好几英里。丑陋的树根和令人厌恶的寄生藤垂挂的藤条困扰着他们，奇形怪状的树木和遍布的真菌让他们感到了一种抑郁的气氛，而偶尔出现的一大堆潮湿的石头或腐败的残垣断壁更强化了这种氛围。终于他们来到了公地定居点，映入眼帘的是一堆杂乱拥挤的可怜的棚屋；欣喜异常的定居者跑过来围住了他们这一队手拿提灯的人。此时从前面很远很远的地方隐约传来了沉闷的手鼓声；随着风向的变化，还能断断续续地听到发狂般的尖叫声。透过灰暗的矮树丛，似乎能看见在无尽的夜色中有微微发红的、眩目的闪光。那些惊恐的定居者宁愿自己被单独地留在原地，也不愿向那片正在举行邪恶祭典的地方挪移半步，勒格拉斯巡官只好带着他的19个手下，在无人引路的情况下，一头扎进恐怖的黑暗中。  
　　他们踏入的这片区域自古以来就有很不好的名声，白人对此地一无所知，并且几乎从没来过。传说中这里有一个隐秘的湖泊，是凡人所看不到的，湖里栖息着一个巨大的、没有固定形状的、像水螅似的、白色的怪物，长着一双发亮的眼睛；那些定居者在私下里传说，在午夜时分，长着蝙蝠翅膀的恶魔会从地底下的洞穴中冲出来敬拜这个怪物。他们说，在还没有迪伊博维尔的时候，在还没有拉萨尔的时候，在还没有印第安人的时候，甚至在林子里还没有野兽和小鸟的时候，就已经有这个怪物了。它是一个梦魇，看见了它也就意味着死。但它会让人做梦，这样他们就能知道要躲开它。实际上，现在这些伏都教徒祭拜的地点是在这片可怕的区域的最边缘，但那地方已经是很糟了；说不定，对那些定居者来讲，这些伏都教徒举行祭拜的地点远比他们制造的声音和事端更可怕。  
　　当勒格拉斯他们在沼泽地里艰难地向着眩目的红光和沉闷的手鼓声方向前进的时候，回响在他们耳边的是只有诗人或疯子才能欣赏得了的喧嚣声。那中间夹杂着人类独有的声音，和野兽独有的声音，还有更可怕的、分不出是人是兽发出的声音。野兽般疯狂的吼叫和哭嚎划破了夜空，在暗如黑夜的树林里回荡，仿佛刮起了来自地狱深渊的风暴。偶尔地，那些无序的呼号会停息下来，在一片嘶哑的、像是经过了编排似的齐声合唱中，会响起那令人惊骇的吟颂：  
　　“菲恩鲁－米戈路内夫－克苏鲁－莱尔－瓦纳戈－富坦。”  
　　此时，他们已经来到了一片树木稀少的地方，突然出现在眼前的一切，令他们大吃一惊。他们中有四个人已经快站不稳了，一个人晕倒了，还有两个人被吓得不住地惊叫。勒格拉斯用沼泽地上的水泼醒了那个被吓晕过去的人，他们都浑身颤抖地站在那里，几乎被眼前恐怖的景象搞得不知所措了。  
　　在一片沼泽中，有一块大约一英亩左右的、自然形成的草地，没有树木，还算比较干燥。一群人正在上面跳跃、扭摆，那怪异的样子只有塞姆或是安格罗拉才能描绘出来。这些血统混杂的人赤裸着身体，围着一个由篝火形成的巨大的圆圈翻腾着，发出像驴一样的嘶鸣，像牛一样的吼叫；在火圈的中央，矗立着一个大约8英尺高的巨石，在巨石的顶端，突兀地放着一个小雕像。以巨石为中心支架，在围绕着巨石的一个大圆圈上，均匀地分布着10个绞架，那些失踪的定居者被头朝下地吊在上面。那些信徒就在这个圆圈里，围成一圈，蹦跳着，嘶吼着，像是在进行永不停息的酒神节狂欢似的，按从左到右的方向在火圈和牺牲圈之间转动着。

　实际上，勒格拉斯和他的人只在那儿呆立了很短的时间，便想起了他们的职责。尽管那里聚集了近百名可恶的狂欢者，他们还是手拿武器，义无反顾地冲向了那群令人作呕的乌合之众。那无法描述的喧嚣和混乱场面足足持续了5分钟，有人奔逃，有人开枪，有人挥拳乱打，最后，他们抓到了47个面色阴沉的人，勒格拉斯命令他们马上穿好衣服，在两列警察中间排成一队。有5个信徒倒在地上死了，有两个受了重伤，由他们的同伙用简易担架抬着。放在巨石上的那个偶像当然就被人小心翼翼地取了下来，交给了勒格拉斯。  
　　经过了一段紧张、疲惫的旅程，他们回到了警察局总部。通过核实身份，他们发现，那些被捕的人都是一些很卑贱的、血缘混杂且精神不正常的人。他们大多是水手，只有少数几个黑人和黑白混血儿，大部分的人都是来自佛得角的西印度人，还有Brava的葡萄牙人，这给这个人员混杂的教派凭添了一份伏都教的色彩。在进一步审讯之前，他们已经能明显地感觉到，这是一支比黑人的拜物教更深厚、更久远的教派。这些教徒虽然卑贱、愚昧，但他们对所信奉的教义的中心思想都抱有惊人一致的认识。

# 狂欢节庆典

这次冒险活动的时间表。调查员们在狂欢节庆典开始后一到两天到达新奥尔良。在“黄衣之王加冕”前大概有10天左右时间。教众集会发生在狂欢节节的前一天晚上。狂欢节当晚兰度·弗洛将主持一个假面舞会。那一节被称作“黄衣邪徽之假面舞会”。

如果调查员引起了斯科奇老爹的注意，他可能会报复调查员们。斯科奇的一个教徒可能会派出一只依格之子跟踪调查员们。在发现他们进入了工厂或者兰度提到他们之后，拜亚基会攻击调查员们，接下来其中一个调查员会变成“卡尔克萨的囚徒”（见下一章）。

未能阻止黄衣之王的后果将在“黄衣之王的统治”一节中介绍。阻挠斯科奇集团的行动将在“挫败新奥尔良教会”一节中详述。

# 卡尔克萨的囚徒

如果调查员闯入弗洛的住宅或者克鲁工厂并且留下证据，斯科奇决定要警告他们一下。他会绑架一个调查员或者尚斯特拉姆本人（守密人任选）。

教众在深夜采取绑架行动：为了演好这一幕，他/她在被抓住之前一分钟可以掷一次幸运骰，他/她将有20%的机会醒过来。在被抓之后，他/她有STR\*1的机会挣脱并逃离这些狂热分子。挣脱失败后，他/她会被绑起来，塞住嘴然后被转移到工厂的屋顶。斯科奇老爹，兰度·弗洛和更多的教徒在那里等候着。他们会强迫受害者喝下一剂Space Mead然后将他/她交给一个byahee（1/1D6 SAN）。

这个可怕的怪物的爪子毫不留情的紧抓着受害者，当然受害者也不希望它现在松开爪子，因为这个东西带着受害者离开地面飞入了平流层，然后直接离开了这个星球（这个震惊要损失另一个1D6+1点SAN）进入了星际空间。这个旅程只用了几个小时，最后降落在位于毕宿五附近一颗遥远的星球，需要花费1点MP。

Byakhee将它的乘客遗弃在了这个黑暗的预言之城荒无人烟的大街上。在旁边是一个烟雾笼罩的巨大湖泊。如果受害人读过黄衣之王，他/她会认出这个异界城市卡尔克萨以及哈利湖。一个成功的克苏鲁神化检定他/她能够成功回忆起传说中叫做哈斯塔的远古巨神就居住在这个湖泊的底层。

如果调查员曾经用过尚斯特拉姆的名字为他们行过方便，他们很可能要处理来自警方的关于失踪的新闻工作者的调查。酒店管理人员可能会为酒店房间的破坏而十分愤怒（被绑架者所居住的房间。警察也可能会介入这里）。

同时被遗弃的那个人现在正在距离地球大概68光年的地方，在等待救援或者在漆黑一片的卡尔克萨城中陷入疯狂之前他可以自由行动。呆在这个有着高耸的黑色建筑的异界城市中花费受害者每天1/1D10点SAN。城市中充满了各种诡异的遭遇：一个悲痛的声音哀诉着孤独的挽歌，但是声音的源头怎么也找不到；在头顶厚重的云层上边时不时的传出几声拍击翅膀的声音；一股雾气慢慢的向前滑动，引诱着囚徒穿过潮湿空旷的街道；偶尔从废城的街道上传来一阵脚步声和窃窃私语的声音；隐约可见一个人影站在街道上，走过去时却不见一人；梦魇般的击水声从湖面上传来，而声音的源头被厚重的雾气所笼罩着；在水下黄色邪徽散发着诡异的光芒。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希望都逝去了。由于他们几乎肯定是在黄衣之王加冕之前被囚禁的，通向地球的道路会在教众召唤哈斯塔时开启（记住哈斯塔的城市的一部分随着教众的召唤与他一起穿越了时空）。在仪式进行中时，囚徒可以从生理上影响任何一个他遇到的人。一个成功的幸运检定后，他正好位于能够穿越地球的位置。如果他遇到了任一个调查员，当卡尔克萨城复位时他能够在对方的接触下获救。

尽管调查员可能足够幸运，但是他/她可能已经没剩下多少理智了，很可能需要隔离治疗。如果被绑架者没能成功回来，他的朋友们可能再也见不到他了。

对于失踪队友的下落，守密人可以给出适当的提示。每位调查员每晚可以投D100一次：如果数值小于或等于人物的POW，调查员就会梦到失踪者。阅读过黄衣之王的调查员或者拥有psychic power的调查员可获得POW\*2%的加值。那些拥有HPL’s 梦境中提到的Dreaming skill的人可选择用此数值替代POW。

调查员梦到的都是关于绑架失踪者那天晚上以及他被困梦魇城所发生的场景。只有读过黄衣之王的人才能辨认出那个地方。每一次梦到这样的场景会使做梦者损失1/1D3SAN。

## 黄衣之王加冕

“传说中有一座不能被世人所见的隐秘之湖。在湖中栖息着一个巨大的白色水螅状生物，它有着发光的双眼，形体变化多端。泽地人谣传这个怪物早在D’lberville, Lasalle或者印弟安人甚至森林中的飞禽走兽到来之前就存在了。它的存在既是梦魇。见到它既是见到死亡。但是它使得人们发梦，因此他们十分清楚要对它敬而远之。”

——H.P.Lovecraft “克苏鲁的召唤”

这个仪式在狂欢节当日的前一天晚上11点进行。大约12个左右来自圣剑克鲁的教众悄悄的聚集在兰度·弗洛家的厨房门前。弗洛和斯科奇老爹与他们在此会合。几分钟内他们就从储藏室的传送门进入了新奥尔良的南部沼泽。更多的教众聚集在废弃的棚屋附近：所有人聚集起来步行至土丘。

在那斯科奇帮助弗洛穿上印有邪徽的白色庆典长袍。教众召唤出4只byakhee。这些怪物在午夜前到达（SAN1/1D6）。集会人员已经到齐：兰度·弗洛，斯科奇老爹，4只byakhee和大约30名泽地教众。一些男女被临时当作祭品，似乎其中不乏自愿被献祭者。

接下来，在弗洛的带领下仪式开始。召唤克苏鲁的法术在巨石阵附近进行。一个成功的克苏鲁神化能够辨认出这个法术。除非调查员们采取行动阻止这个仪式，不然召唤将在35分钟后完成。

一旦施法开始，MP值的情况如下：弗洛只剩下1点，斯科奇16，剩下的教众平均为8。调查员们在任何时间都可以通过杀死弗洛来中止仪式的进行，但是他们在教众和byakhee面前很难逃脱。

当教众吟诵起赞美诗，厚重的迷雾从湖面上翻滚而来。湖面骤然扩大了很多倍。水面泛出了油腻的光泽。地面轻微的震动延伸。突然调查员们发现自己置身于一座异界城市的边缘。站在一座比先前巨大很多倍的湖边。沼泽消失了，夜空暗淡而苍白，上面黑暗的星体排列成不为人知的形状。环境的骤然转变使得身在其中的调查员们受到不小惊吓0/1D3SAN。

读过黄衣之王的调查员或者成功通过克苏鲁检定的人辨认出他们被传送到了哈迪斯（Hyades）的哈利湖旁。这是远古巨神哈斯塔的居所。他们脚下的城市正是传说中的卡尔克萨。抑或卡尔克萨被传送到了他们面前？如果调查员们愿意，他们可以探索这座鬼城。在仪式结束前他们有35分钟时间。对于闯入者所遇到的事件参考“卡尔克萨的囚徒”一章。

如果调查员们决定留下来观看仪式，在35分钟后水面泛起了巨大的波浪，水泡翻涌而出。从黑暗的水下露出一个白色形状不明的硕大躯体——哈斯塔！SAN1D10/1D1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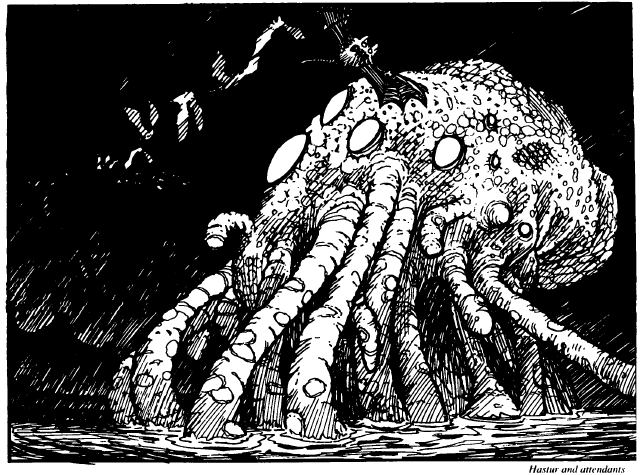
教徒们敬畏的看着这个巨大的怪物涌向湖岸，碾压过大概1/3的人群（但是不包括斯科奇和弗洛）。Byakee尖锐的鸣叫着，似乎在表达着赞许，振翅飞翔在空中。

哈斯塔本尊在弗洛前停下，伸出了粘稠油腻的触须将他完全包裹了起来。这个巨型怪物身上散发出的惨白光芒这时开始逐渐减弱。很快它就萎缩干瘪了下来，再一次悄无声息的滑入了死寂的湖水中，缠在弗洛身上的触手也逐渐松开。弗洛毫发无伤的站在那里，身上发出惨白奇异的光芒。他摇摇晃晃的向前迈出一步，几乎摔倒。教众们急忙上前搀扶着他。曾经一度巨大现在变得干瘪的怪物冒出最后一个气泡，水面发出汩汩的声音，接着归于平静。尽管兰度·弗洛的躯体还在，但是真正的弗洛已经死去，黄衣之王现在降临人间了。

他在众人的引领之下前进着，随之地形也发生了变化，沼泽又回到了眼前。教徒们引领着他们的黄衣之王一路回到了棚屋中。斯科奇与黄衣之王进入传送门回到弗洛家中，其他教徒也纷纷离开了。

在传送门的另一边，斯科奇陪同着仍旧虚弱的哈斯塔本尊来到主卧，指导它适应自己的新躯体。这持续了几个小时。

重返文明的调查员们必须要比教众们早一步到达传送门，或者冒险的紧随其后，再或者涉险穿越沼泽。第一种选择是最明智的，如果他们足够幸运，就能够在不引起太多麻烦的情况下实施第二项计划(因为教徒们离传送门都很远)。最后一个选择对调查员们的野外生存技能是一个残酷的考验（守密人自行把握细节）。而且很浪费时间。他们不会想错过兰度·弗洛明晚举行的加冕舞会的。



# 梦境

守密人可能会希望给那些错过召唤仪式的调查员一些提示，因此可以让他们在梦中梦到这个场景。产生这个梦魇的原因可以解释为黄色邪徽因其主的到来而产生效力。那些成功通过Know检定的调查员可以详细的回忆起仪式发生的场景0/1D3SAN。那些检定失败的人只能回忆起隐隐的不安和阴暗恐怖的感觉。那些读过黄衣之王剧本的人必定能够回忆起梦中的场景。守密人如果希望让玩家们梦到不同的事物，一定要记得根据每个人的情况揭示不同的细节。

守密人最好使这个梦显得越模糊越不真实越好。对调查员们关于现在新奥尔良局势的观点和期待加以利用，同时使他们大致了解真实发生的事情。

# 黄衣邪徽之假面舞会

整个城市都在谈论着将在狂欢节当晚在兰度家举行的大型的假面舞会，调查员们也肯定听说了。他们可能被弗洛或者其他会员邀请参加，其实他们也不见得一定要获得邀请——在有着成百上千人参加的舞会上根本无从辨认来者的身份。

白天的时候仪式策划在忙着准备饮料和食物（注意禁酒令）。一些泽地教徒从传送门中过来帮忙装饰舞会场地。一个成功的会计学检定发现，出去的人远比进来的人多。黄衣邪徽宣传画到处可见。非宴会承办人士都被斯科奇老爹请了出去。他现在临时负责这里的管理：“弗洛先生现在正在为晚上的宴会养精蓄锐，为什么您不晚一会儿再来呢？我肯定到时候他一定会很乐意与您聊天的。”

急于调查的玩家将会被警察传唤。警方强硬的要求调查员们停止对这个事件的调查离开这个地方。如果他们坚持，他们会被关进监狱，错过整个舞会。如果他们错过了昨晚的秘密仪式，他们现在将又错过另一个见到黄衣之王的机会，可惜。

在宴会开始之后，他们能够随意出入这个场所。没有着戏装或者没带面具的人会被轻蔑的嘲笑。快速交谈，劝说和信誉度在午夜人们喝醉之前没有作用。参加弗洛的聚会的人们都是新奥尔良的社会名流。调查员们可能能认出一些他们采访过的克鲁成员。

这个宴会声势浩大，到处都是美食，楼下入口处有人演奏钢琴，爵士乐团在后边的院内演奏着舞曲，每个房间内，院内的吧台上，起居室和书房内一杯杯的香槟在人群中传递着。庭院里挤满了盛装打扮的狂欢者，每个人都在享受着聚会的欢愉。

黄色邪徽赫然张贴在宅邸的每个房间内。但是没人留意它们。一个成功的侦查（Spot Hidden）检定调查员可以辨认出一个在鲍查德和兰度工厂工作的工人现在成了这里的侍者（当然是在调查员们参观过工厂的情况下）。一个成功的灵感检定之后，调查员们这才注意到工厂的工人遍布了房间和院子。他们所有人都装扮成了侍者，没有人带面具或者穿着庆典服装。也没有人带武器。如果询问他们，他们会承认自己在工厂工作。他们是弗洛临时招来为庆典服务的。

在这所房子内没有任何异常，尽管兰度·弗洛整个晚上都没有出现。这些临时侍者称弗洛今晚不大舒服，但是他最后还是会出现的。如果尝试要闯到主卧室，则会被1D3+1个侍者阻止，如果调查员坚持，斯科奇老爹会从主卧出来平息纠纷，声称弗洛很快就会下楼。他很有礼貌的请各位调查员回到宴会现场。

调查员们可以搜索一些房间，但是不包括弗洛祈祷的房间和储藏室。这两个房间门口都有一个教徒把守。他们想要进入这两个房间必须要引开这些守卫或者强行制服他们。然后翘开锁或者直接破门而入。见“兰度·弗洛的家”一章，告诉他们可以找到什么。

经过转变的弗洛，我们现在或许应该称他作黄衣之王了，11点刚过时站在阳台上俯视着会场入口，斯科奇老爹和3-4个教众陪同着他。他们都没有穿庆典服装。

黄衣之王身着白色长袍，上边绣着一个醒目的黄色邪徽。长袍因昨夜的秘密仪式而破旧不堪且满是泥巴。他看上去面色苍白，眼窝塌陷。这身扮相相当诡异。当他在阳台上双手平伸到肩高的位置时场内顿时鸦雀无声。他缓慢，带着一种刻意模仿的强调说到：

“晚上好，我的朋友们！我相信你们都玩得很尽兴，我祝你们渡过一个真正难忘的狂欢节！”因为气氛诡异只有少数几个人鼓掌，他阴险的笑了一下。“现在我只想问大家一件事情，然后我们就可以继续庆祝了。告诉我，你们都看到黄色圣印了吗？”

人群整齐的回答道：“看到了。”如果调查员们见过邪徽就会像其他宾客一样不由自主地回答这个问题。这个应答并非模糊的自言自语也非被人胁迫，而是不假思索的脱口而出。调查员们这时可能连脖子后边的汗毛都竖起来了。SAN0/1D3。其他人似乎全然不介意这个突兀的问题。宴会又恢复到了之间的喧嚣和热闹的场面。对这个回答感到十分满意的黄衣之王邪恶的冷笑着退后与站在台阶顶上的教徒们耳语着。一个成功的心理学检定显示弗洛的性格发生了强烈的变化，而且绝对不是向着好的方面。

试图行刺黄衣之王将会有40%的几率人伤到旁观的人们。黄衣之王有超过50点的HP：连中几枪对他来说也不过是抽搐几下。他退回自己的房间里稍作调整，治疗（尽管HP不能恢复），仍旧会显得毫发无伤的走出来。斯科奇老爹会尽可能的逃跑，如果被拦住，会竭力反抗。他手上有一把刀，必要时会施法。其他教众都拿着刀，尽力保护着他们的神。他们已经做好了为他牺牲的准备。如果黄衣之王招架不住了，包括斯科奇在内的教众会逃跑。

暗杀者几乎肯定会被抓住并且被控谋杀，如果失败则会被判谋杀未遂。如果因为路易斯安那州立法的保护他们免遭死刑，但仍会被监禁很多年。

# 黄衣之王的回归

从兰度·弗洛的假面舞会那夜开始，黄衣之王已经完全适应了兰度·弗洛的身体。数据见黄衣之王。

从那天的晚会开始，凡是见过邪徽的人们都被诡异的梦境所折磨。梦里尽是些疯狂的景象——恐怖的邪徽，阴暗的卡尔克萨城和哈利湖以及天空中发出黯淡光芒的陌生群星。每天晚上，见过邪徽的受害者都会承受0/1D2SAN损失。他们所梦到的情景即是哈斯塔的梦境，陌生且诡异。那些被梦境折磨得发疯的人们开始狂热的散播邪徽的信息。

要想阻止邪教的扩散，调查员们需要劝说权威机构，其实这个任务实施起来比想象的要简单。一旦他们中有一部分人被说服，他们会就梦魇进行对比。即便如此，如预料的一样，黄色邪徽会在世界各处迅速传播，特别是在一些容易蛊惑的小团体内——一些国家内部不为人所重视又易于被迷惑的死角。

# 挫败邪教：奖励与惩罚

尽管弗洛被斯科奇所欺骗，不应承担所有后果。但是他的死亡，被绑架或者被隔离能够直接阻挠教会的行动。调查员们不会因为这些行为而获得SAN，因为这只是一种延迟策略，不是最终的解决办法。

任何一个合法精神病学行医执照的调查员（如心理学或者心理分析技能高于75的人）能够说服权威机构相信弗洛的精神状态不稳定。

教会无法在短时间内找到一个替代的宿主。创造一个适合传送的躯体要花费好几个月的时间来准备。详情见黄衣之王的数据。

摧毁或者防守泽地中的巨石阵可以阻止哈斯塔的降临，但是这也不过是一个缓兵之计，调查员并不会为此获得奖励。

警方的清剿则是一种更加有效的预防办法。清剿活动只有在“黄衣之王加冕”当晚才能成功。如同1907年时一样，1-2个人祭就能够提供充足的证据。如果能说服警方从传送门中穿过，则他们会立刻同意到沼泽进行清剿。为了奖励成功破除邪教，每个调查员会获得1D6SAN。同时还有500美金的物质酬劳。

同样有效的是拘捕，判刑并处决斯科奇老爹。他是老奸巨滑的家伙。成功拘捕斯科奇，每个调查员能获得1D4点SAN奖励。如果他侥幸逃脱了，他可能会在此后的某个时间重新出现并想办法对付调查员。守密人应该想出一个复仇的有趣故事——像是ten-little-indians episode in a dark old house.

如果消灭了黄衣之王，如果调查员们不知道他们面对的是什么样的敌人的情况下可以获得1D6SAN。如果他们知道自己面对的是坚不可摧的哈斯塔本尊时，则获得2D6SAN。

如果兰度·弗洛的生命和心智被调查员们挽回，则获得1D2SAN。如果他的心智得以保存，在他恢复一段时间之后会送给调查员们每人1000美元。

如果调查员们没有能够阻止黄衣之王的降临，同时他们又见到过黄衣邪徽则他们每晚都会受到梦魇的折磨直至精神崩溃。这个惩罚对他们来说足够可怕了。

然而，如果斯科奇老爹逃脱了追捕他的重重机关，他是教众里最可能会找调查员们复仇的人。如果他为祖先的复仇失败了的话，他毫无疑问会把怒气撒在胆敢阻止他的人身上。

# 附录

### 复活节

复活节是最古老最有意义的基督教节日之一。它庆祝的是基督的复活，世界各地的基督徒每年都要举行庆祝。复活节还象征重生和希望。时间是春分月圆后的第一个星期日。复活节是基督教纪念耶稣复活的节日。传说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死后第三天复活升天。每年在教堂庆祝的复活节指的是春分月圆后的第一个星期日，如果月圆那天刚好是星期天，复活节则推迟一星期。因而复活节可能在３月２２日至４月２５日之间的任何一天。在多数西方国家里，复活节一般要举行盛大的宗教游行。游行者身穿长袍，手持十字架，赤足前进。他们打扮成基督教历史人物，唱着颂歌欢庆耶稣复活。如今节日游行已失去往日浓厚的宗教色彩。节日游行洋溢着喜庆的气氛，具有浓烈的民间特色和地方特色。在美国，游行队伍中即有身穿牛仔服踩高跷的小丑，也有活泼可爱的卡通人物米老鼠。在英国，游行多以介绍当地的历史和风土人情为主，游行者化装成为苏格兰风笛乐队以及皇宫卫士，吸引了众多的游客。复活节的到来还使人们纷纷换上新衣。过去基督教教徒会在节前去教堂行洗礼，然后穿上自己的新袍，庆祝基督的新生。穿戴一新的习俗保留至今，因为人们认为节日里不穿新衣是要倒运的。复活节期间，人们还喜欢彻底打扫自己的住处，表示新生活从此开始。

### 狂欢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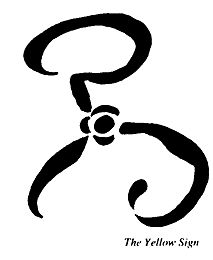
关于狂欢节

一个罗马天主教节日从每年1月6日（圣诞节后的第12天）直至狂欢节当日（忏悔星期二，圣灰节的前一天，也是大斋首日）。狂欢节的日期取决于复活节的实际日期（由月运周期和春分决定）。随着复活节的变化，狂欢节的日期也在不断变化。但是总会在2月6日到3月6日之间举行。

‘Mardi Gras’是一个法语词汇，意思是‘肥胖的星期二’源于法国的一个习俗——每当忏悔星期二这天，人们都要赶着一只肥胖的公牛穿过巴黎的大街小巷。这个节日也因此得名。法国殖民者在移居新奥尔良时也将这一习俗一并带了过来。而且这个节日在这里非常受欢迎。最早的庆典可以追溯到1830s。

在这个城里，狂欢节庆典在狂欢节当日的两个星期前就开始。欢庆活动包括很多天的假面游行，假面舞会，化妆晚宴以及其他的庆祝形式。几乎所有这些活动都有被称作克鲁的慈善机构主持。“克鲁”特指新奥尔良狂欢节主持庆祝活动的民间组织，许多新奥尔良家庭世世代代都属于这种团体。节日到来之前，各大克鲁在政府及赞助企业的支持下积极筹款做花车、订购珠串、制作服装、排练节目和购买设备等，忙得不亦乐乎，狂欢节开始后则连续不断地推出各种各样的团体游行或舞会。有了这一独特民间组织的广泛支持，新奥尔良马蒂瓜节的规模得以不断壮大。

## 黄色邪徽

关于黄色邪徽

这个徽记是邪恶与疯狂的象征。特别是被哈斯特的教会所尊崇。用于召唤哈斯特的本尊来操控见过此徽记的人的梦境。进而控制陷入疯狂的人们发狂并且进行破坏。哈斯特的信徒将会增多，而且这个趋势会变得无休无止。

从那天德马格尼将徽记展示给调查员看之后，他们发现几乎所有地方都能看到这个图案。整个城市，标语广告都印有这个可怕的徽记。装饰品铺天盖地的席卷了康奈尔大街的建筑街灯，还有法国区的其他商业街区，直到新奥尔良的住宅区，甚至市区的花园。晚上的时候，这些图案发出诡异的黄色光芒——教徒们在每一个黄色邪徽上都施加了1mp的法力。

不停的有新的徽记出现在街头，清除它们需要花费大量人力而且相当徒劳。一个成功的克苏鲁神话鉴定后，调查员们觉得还是让节后的清扫队来清除这一麻烦比较好。

如果黄衣之王未能召唤成功，在1-2月之内这个徽记的效力会逐渐减弱。一旦黄衣之王来到了这里，这些徽记的力量会一直维持至他离开地球。

看到尚斯特拉姆绘制的邪徽或者报纸上刊登的宣传照都不会受到影响。这些复制品既不是黄色的也没有附加任何法力。

在黄衣之王的剧本封面上雕刻的邪徽则具有更大的力量。这个剧本可以在兰度家中或者德里奥的神秘学书店中找到。

在见过有颜色的邪徽之后，调查员们的克苏鲁知识会提供一些信息。让调查员们合在一起掷骰3次，第一次成功的鉴定揭示这个符号代表的是疯狂，邪恶和死亡。第二个成功骰他们可以了解到这个符号通常与一个叫黄衣之王的组织联系在一起。如果第三次掷骰也成功，则调查员们回忆起黄衣之王是邪神哈斯特的真身。Access to Mythos Tomes通晓神秘学典籍并不会影响掷骰的结果。当然如果守秘人觉得有必要可以由德马里格尼告诉他们这些信息。

黄印

据传是不可直呼名讳者身为黄衣之王的形态时的伟大印记，黄印对那些寻求超自然之道的人们来说代表着无以伦比的利益和力量。对于黄印的实际形状的造型没有统一的看法，很多人声称黄印在接近其主人或其主人的仆从时会改变形状。常年以来无知和大意的人们都可能在日常生活中接触过黄印，却对其重要性毫不知情；或许只有在梦魇中黄印才会显露真身。然而，一旦黄印被“激活”，同一个人就可能在之前他们没有看到黄印的地方看到它，很多时候之后也能在始料未及的地方看到黄印。看到了黄印的人都被认为是受到了祝福的神选者。

或许是无意为之，黄印是邪恶和疯狂的源头，并且实质上对哈斯塔的信徒来说是崇高的象征。看到黄印导致0/1D6点理智丧失。

在目击黄印的人眼中，黄印在旋转，闪烁和蠕动。这种效果只持续一小段时间；但是对于受影响的人来说，时间似乎静止了。那些因看到黄印而丧失理智的人都受到了诅咒；下一次他们入睡时必须再一次进行理智检定，如果失败，它们会受到关于黄衣之王，卡尔克萨和哈斯塔的恐怖梦魇的折磨，进一步丧失理智。此后每次睡眠时这些人都必须进行理智检定（1/0）并且每夜重复，直到他们理智检定成功或彻底被疯狂攫获。

## 《黄衣之王》

云涛惊拍岸， 双日沉湖中， 魅影笼罩 尽在卡尔克萨。 暗星夤夜起， 群月贯长空， 异象之最 唯有卡尔克萨。 毕星泣哀歌， ...

* 《修复名誉的人》节选

沿着岸边，切开云彩  
　　双子的太阳沉向湖间  
　　长长的影子落了下来  
　　就在那卡尔克萨

黑星升起的奇妙之夜  
　　夜中运行的奇妙之月  
　　但更加奇妙的还是那  
　　失落的卡尔克萨

　　毕宿星的歌无人听晓  
　　国王的褴衣随风飘摇  
　　歌声默默地消逝在那  
　　昏暗的卡尔克萨  
　　我的灵魂已无法歌唱  
　　我的歌像泪不再流淌  
　　只有干涸和沉默在那  
　　失落的卡尔克萨

　　——第一幕，第二场，《卡西露达之歌》(Cassilda's Song)，英译本，1895年

《黄衣之王》

英文，译者不详，约1895

原版明显是法文，但是该版本刚刚出版就被第三共和国没收并销毁。英文版是薄薄的黑色八开本，封面上压印有一枚巨大的黄印。在阅读本书之前，黄印对读者没有效果，只是会激发好奇的感觉。在读完本书之后（或者接触过任何从卡尔克萨来的人或事物以后），再看这枚黄印需要损失0/1D6点理智值（仅一次）。本书是一篇暧昧不清、如梦似幻的戏剧，开启读者的疯狂之门。奇妙的是，读者将无法选择不相信书中所写的内容。爱好艺术的人将迫使自己重读这部戏剧。如果这本书造成了疯狂，阅读者将沉迷于卡尔克萨和黄衣之王（参考黄印，RB322）。

理智损失：1D10

克苏鲁神话：+1/+4%

神话等级：15

学时：1周

《黄衣之王》，一本笼罩在神秘和悲伤当中的剧作，它带给主人的只有疯狂和死亡。此剧虽然作者不详，但有一些人主张，它是由克里斯托弗·马洛（《浮士德博士的悲剧》和《巴黎的大屠杀》的作者）编著的。他不仅因作品出名，也因为离奇的死亡而出名。英国政府对马洛发出了通缉令，但没有给出任何理由，只是指控他的手稿有亵渎神明的嫌疑，包含“异端邪说的概念”。他被带走接受审讯，但奇怪的是审讯没有留下记录。马洛在十天之后被英格拉姆·弗雷泽刺杀（右眼被刺中，当场身亡）。有人认为亵渎神明的手稿正是《黄衣之王》，此书才是马洛之死的真正原因。

## 伏都教

伏都教，又译“巫毒教”，由拉丁文Voodoo音译而来。源于非洲西部，是糅合祖先崇拜、万物有灵论、通灵术的原始宗教，有些像萨满教。伏都教也是贝宁的国教，有60%的国民，约450万人信奉。「伏都」在芳语（或丰语）中是灵魂的意思。巫毒教最著名与最恐怖的特色是丧尸，叫还魂尸。如果有人开罪别人，那人会找巫师对付仇人，巫师会让他吃下河豚毒素，他会进入奇怪的假死的状态，成为奴隶，在庄园干苦工。

伏都教起源于西非。创始人是被称为“伏都教女皇”的拉维尤、她是路易斯安那州克里奥尔人土著居民，她的事迹在路易斯安那州富有神秘色彩，总是与超自然现象联系在一起，人们认为，西非国家贝宁是伏都教诞生的摇篮。在当地的语言中，伏都（Voodoo）是“神”、“精灵”的意思。16世纪时，海地沦为法国殖民地，法国的白人殖民者把大量非洲黑奴贩卖到海地的同时，也把流行于非洲的原始宗教带到了海地，后来这些非洲黑奴将罗马天主教许多繁杂的宗教仪式与当地土教混合，便形成了神秘、诡异、令人恐怖的伏都教。

## 新奥尔良

这是一个有着400，000人口的重要港口城市。也是路易斯安娜州最大的城市。密西西比河穿过了城市的中央，将城市分为两部分。这个城市一边临着Pontchartrain湖，一边连接着巨大的沼泽。除此之外，泽地的支流都汇入了墨西哥湾。

康奈尔大街：城市商业区的中心。查理尚斯特拉姆的办公室也在这条街上。兰度弗洛的公司办公室以及其他很多克鲁成员都在这条街上。这里的道路很宽阔。有的地方会被成排的树木，或者有轨电车的线路分割开来。这条大街上有数目众多的高级饭店。

法国区：世界著名的古老的城市街区。这里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小商店，沿着皇家大道（Royal Street）路两边还有很多古董店。这个地区有一个特别的小店——[德里奥的神秘书店](#_地点：德里奥（Del_Rio‘s）的神秘书店)。在冒险中有详细的描述。这里因众多的法式和西班牙风格建筑得名。多元化的建筑风格中有几个非常鲜明的特点：狭窄的人行道（被称作banquettes），镶嵌金属栏杆的阳台，形状奇特的屋顶和烟囱，狭窄蜿蜒的道路。兰度弗洛的克鲁工厂就位于法国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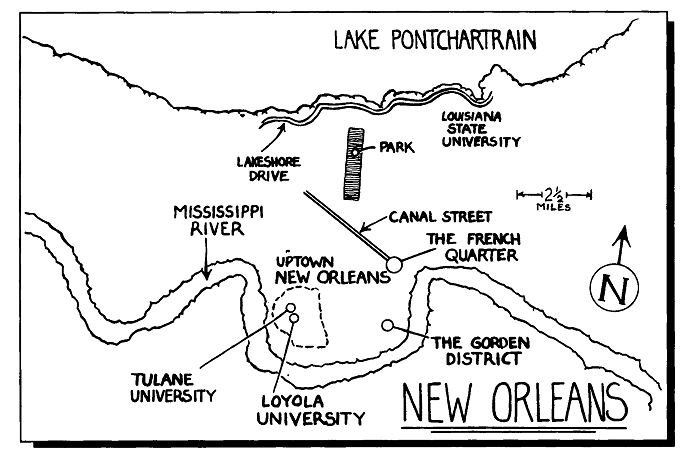
花园区：1803年美国从法国手中购得了路易斯安娜州之后，很多来到新奥尔良的美国人到此定居。很多富丽堂皇的宅邸高傲的挺立在这个绿茵环绕的漂亮街区。其中也包括克鲁成员[丹尼斯鲍查德](#_人物：丹尼斯_鲍查德)的家。

新奥尔良住宅区：另一个住宅区。这里有一个很大的城市公园。Loyola大学和图兰大学的校园也在这里。调查员可以在这一带调查皮特死因时了解到更多的信息。

湖畔区：这个地区位于湖畔路南部，也是一个高雅的住宅区。[兰度弗洛](#_人物：兰度_弗洛)的家就在这附近。

人民：新奥尔良的居民主要是南部地区的白人。这里几乎没有克里奥尔人（早期法国和西班牙殖民者的后代）。但是他们的风俗深刻的影响了这里人的生活习惯——不管是建筑风格还是饮食习惯。这里30%的居民是黑人。他们的音乐和其他的贡献正逐渐被社会认同。

气候：整个冒险发生在二月或者三月。平均最高温度在60s到70s之间浮动。最低温度可达mid-50s。每三天就会下一次雨，平均1 inch左右。湿度较大。



庞恰特雷恩湖

湖滨大道河

新奥尔良

罗尤拉大学

图兰大学

密西西比河

运河大街

法国区

住宅区

路易斯安那州大学

花园区

## 可选魔法

莫特兰玻璃幻术〔时〕

Conjure Glass of Mortlan

消耗：6 点魔法值；1D8 点理智值

施法用时：10 分钟

创建一个通路来观察过去的景物。消耗每名观察者1D6 点理智值，加上观察到的东西造成的理智损失。需要一个占卜装置，例如水晶球，还需要一个附魔的炭火盆。如果幻象没有受到某个旧日支配者的影响（影响概率20%），施法者可以选择观察的景物，KP 可以自由描述。旧日支配者可以让幻象不按施法者的意愿显现，而变得和旧日支配者自己或一些造物相关。

别名：旧物视影术、过去的影像

哈斯塔之歌

消耗：每轮1D4点魔法值；每轮1D4点理智值

施法用时：生效前需要3轮

施法者发出惊悚的尖锐号叫，使选定目标的皮肉起泡溃烂，变成致命的脓疮。

目标须在施法者的视野范围内。虽然每个人都能听到歌声，但法术只对选定的单一目标有效。法术只在夜间且毕宿五可见时有效。施法者须进行一次POW检定，结果要在施法者的POW以下，他才能唱出正确的异界旋律。

若施法成功，法术在生效期间每轮对目标造成1D6点伤害。每两轮之后，瘢痕会令目标的APP下降3D10。每四轮之后，内脏破裂会令目标的CON下降3D10。当目标的CON减少到0或因耐久减少而死亡，其身体将肿胀成一团，在令人作呕的“嘭”声中爆炸；冒着热气的脓血同时溅洒到地面上。

本歌可以作防御用途，来抵御另一名本法术的施法者。成功的反击法术会互相抵消。

别名：王之吼、黄廷之音、产生巨大折磨和痛苦的沸腾疮疖

深层版：施法者对哈斯塔的秘密进行清楚的理解可以领悟哈利湖的秘密，对法术的微调可以弄懂毕宿五必要的时空对准方式。因此本法术可以在毕宿五不可见的夜晚施放了。

另外，施法者可以将歌的回声编织到一件从黄衣之王的宫廷得到的黄衣之中。在这件暗淡的材料上投入20点魔法值，意味着下一个接触本衣物的人会受到法术的作用，持续10轮——目标可以每轮进行一次半值POW检定，成功后法术效果终止。

## 怪物列表

拜亚基，星骏

属性 平均   掷骰

STR  90 CON 50 SIZ 90

DEX 67 INT 50 POW 50

HP：14 MP：10 平均体格：2 移动：5/16 飞行

攻击

每回合攻击：2次

战斗方式：拜亚基会用爪子攻击或撞击受害者，造成严重伤害

紧咬不放（战技）：如果撕咬成功拜亚基将会附着在受害者身上并且开始吸食他或她的血液。 拜亚基附着的每回合开始，包括第一回合，吸血将削减受害者3D10的力量，直至死亡（STR为0）。拜亚基的STR数值将始终受此攻击的效果影响，直到他吸干受害人的血（不确定翻译是否正确），除非受害者做一次成功的STR对抗检定。受害者幸存后，需要休息和回复血液（输血为好），如此治疗后力量可以每天恢复1D10+5。一个拜亚基每次都只能咬住一个受害者。

格斗 55%（27/11）,伤害2D6

紧咬不放（战技）伤害1D6+3D10 吸食STR（血液）（单一受害者）

闪避 33% (16/6)

护甲：2毛发与坚韧兽皮

技能：聆听50%，侦查50%

理智丧失：直视拜亚基丧失1/1D6点理智。

哈斯塔，不能直呼名讳者

STR600 CON1000 SIZ500 DEX150 INT75 POW175 HP150

伤害加成：+13D6

体格：14

魔力值：20

移动：16/25飞行

哈斯塔只能在夜晚被召唤。哈斯塔现身后，每回合在它身边20码距离内的三个目标都必须进行成功的躲避检定，否则就会被哈斯塔抓起并在下一回合杀死。哈斯塔一般不会攻击友好的目标和信徒。当地球上某个地区毕宿五沉落地平线以下时，他必须离开这一地区。

攻击

每回合攻击：2次

战斗方式：无论他是什么，他都有触手和长着爪子的伪肢。

格斗100%（50/20），造成伤害即死

护甲：30点厚重多鳞胶状蓬松外皮

法术：酿造太空蜜酒，所有召唤和接触法术，召唤/控制拜亚基，以及其他守密人认为合适的法术。

理智丧失：直视哈斯塔丧失1D10/1D100点理智。

黄衣之王，哈斯塔的化身，卡尔克萨城主，掌黄印者

STR125 CON530 SIZ70 DEX135 INT250 POW175 HP60

伤害加成：+1D6

体格：2

魔法值：35

移动：15，或者随心所欲地出现/消失

攻击

每回合攻击：1次凝视攻击，6次锋利的碎布攻击或一次面部触须攻击

战斗方式：有人说黄衣之王在苍白面具下隐藏着奇异的面部触须，用来亲吻信徒。其他人说他的长袍像触手一样延伸舞动，如剃刀般切开身边事物。

黄衣之王的凝视：凝视目标，在其内心引发突然的恐惧，每回合被凝视的目标丧失1D6点理智（每回合消耗黄衣之王3点魔力）。要摆脱凝视一回合，目标必须进行极难难度的POW检定。

格斗 100%（50/20），锋利碎布造成1D6点伤害+伤害加成+1D6点POW伤害，面部触须在缠住目标的每个回合造成1D10点伤害+伤害加成+1D10点POW伤害。

被注视的目标必须进行极限POW检定来进行抵抗，特技（见上文）

护甲：无

法术：所有呼唤和接触法术，以及其他守秘人认为合适的法术

理智丧失：戴着苍白面具时，直视黄衣之王不会丧失理智；在其他任何形态下，或者取下面具时，直视黄衣之王丧失1D3/1D10点理智。

黄衣之王看起来和人类相似，穿着黄色或颜色斑驳的褴褛长袍，带着一面苍白面具。褴褛的碎布实际上是他的身体的延伸，面具之下则是恐怖的触须，可以缠住目标并吸干他们的生命（POW）。最重要的是，他的身体具有一种可怕的可塑性，可以随意伸展或者变化。黄衣之王是不可直呼名讳的哈斯塔最常见的化身。